



小蘑菇。



墙角下的野花。

游
记

秋山漫步

◎刘娅灵 文/图



云雾笼罩的大草坝。

初秋的风,是从山坳里悄悄吹来的。它不声不响,只将一片微凉,轻轻搁在你的肩上。又一个闲适的周末,手边没有催赶的活计,日子难得松了绑。便想,不如乘着这秋高气爽,去登高远眺——人总要在高处站一站,才觉得胸膛里那口浊气,是可以吐出去的。

从康定北门的康定门出发,循着石阶上行。不足百米,喘息便来了。想来是有些日子没与山打交道了。于是走走停停,让身板慢慢找回攀爬的节奏。脚步一轻,路便短了。抵达半山腰的过境道时,停下小憩,吃两个果子,重整旗鼓。期间偶遇上山采蘑菇的本地人,背篓里藏着山的秘密。他们热情地分享辨识技巧,祝愿我们也能满载而归。虽然我实在不会辨认野生菌,但那份好意沉甸甸的,我欣然点头,仿佛也领受了一篓山林的馈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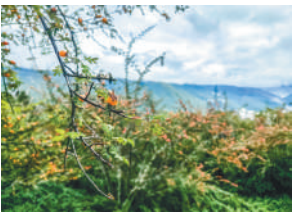
及至山顶大草坝,云雾正从山间铺漫下来,不紧不慢,像谁在弹一床巨大的棉絮。这草坝,不过是山间不甚平整的一小块地,于三山夹两河的康定而言,却已是难得的辽阔。向东远眺,雪白的厚云层盖在郭达山顶,像一顶越冬的毡帽。那一刻,心底竟生出一股暖意——原来云也是会暖人的。眼看云雾逐渐向下漫来,时间不早。为躲避可能到来的小雨,短憩几分钟后,便踏上下山的归程。脚步轻快,路边的野果正悄

悄积蓄秋霜,一粒一粒,染红脸颊。偶尔几声叮咚水响,和无名麻雀的啁啾,像是山在自言自语。

凭着一身畅快,最后竟改了道,把南无书院的终点换作新城。一路且歌且行,待到新城,双腿略感乏力,低头一看徒步里程:嚯,十一公里了。不免为自己得意。可转念又想,这一路哪是我在走山呢?分明是山在渡我——渡我于云雾里松一口气,于秋风中拾回一点轻盈,于十一公里的蜿蜒里,重新认识那个气喘而不气馁、于平凡中见欢喜、还敢在归途上改道的自己。所谓得意,不过是在一个微凉的秋日,与一座山,相互成全。



红色的刺玫果。



黄色的刺玫果。



郭达山顶。

熟透的野刺玫。

诗书影话

老歌在回忆里单曲循环

◎阿眉

华语歌坛里,有资格唱《她来听我的演唱会》的歌手并不止张学友一位——这里的“资格”,是指结结实实红足二十年以上。然而一旦听过他娓娓如诉、温暖又沧桑的演绎,便再不做第二人想。这首歌从“她来听我的演唱会,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”起,到“她来听我的演唱会,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”终,张学友的歌,陪伴了歌中女子的数段感情经历和整个青春时光。这首歌之所以打动人心,是因为和歌中女子一样,大多数人在十七岁到四十岁这二十多年里,的确可以用一首首歌串起来。

韩松落的音乐随笔集《老灵魂》中,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。在《把郑智化收藏起来》一文里,郑智化的歌,是四个男生二十年生死离散的背景音乐。每一代人,都有属于自己的“怀旧金曲”。这也正是那些远在天边的明星对于我们的意义之一:整个青春时光,是这些耳边的旋律、银屏幕幕上的幻景,陪着我们长大、成长、老去。

古巨基有首非常特别的歌《情歌王》,整首歌把几十首歌中最耳熟能详的句子串联到一起。读《老灵魂》时,我不止一次想起这首歌,也许因为两者都给人同样密集的回亿——许多老歌频频在耳边响起,甚至无需上网搜索播放,借用作者自己的句子:“那些歌都在心里。”

音乐是回忆绝佳的载体。当年喜欢过的书、电影或剧集,隔了二十年再看,有些就看不下去了,就算有记忆光环加持,也撑不了多久。但音乐却绝少出现这种情况:无论多幼稚、多落伍,和自己现在喜欢的风格多么南辕北辙,一段熟悉的旋律蓦然响起,永远有在几秒钟内调动惆怅、喜悦、哀伤等种种复杂情绪的能力,造就一次为时几分钟的小型时光倒流。那些伴随自己长大的歌,就算隔了十年没听,仍然能开个头就随口接下去,听到几小节前奏就能一口报出歌名。至于音乐后面的回亿——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、之后发生了什么,每个人都不不同,其实又都大致相同。

也许正因为音乐和回忆之间这种天然的关系,这本封面图案是黑胶唱片、名叫《老灵魂》的书,腰封上印着这样一句话:“总有一些歌,在回亿里单曲循环。”

老歌之外,书中还写了那些唱出老歌的歌手。无论是曾经红极一时,还是默默出了几张专辑便销声匿迹,当事人生命中漫长的数十年,展现在文字里,只消寥寥数页就浓缩了其中的喜怒哀乐、起伏离散——这常常是明星对我们的第二重意义:除了用他们的作品为自己的人生结绳记事,我们还会从娱乐版上旁观他们既真实又戏剧化的人生,活生生地看到美人白头、英雄迟暮、盛宴散尽。歌声中他们的时光,最终成为我们的回亿。

当然,同样是写音乐、写歌手和歌、写回亿,还是可以轻易读出,对于作者而言,哪些歌如风拂面而过,哪些在心中留下印记,而有一些歌,留下的是深深的刻痕。比如郑智化的歌;比如在《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》中,被作者定义为“人生编年史书签”的张艾嘉《爱的代价》,短短千把字,简直有十万字的内容蕴含其中。还有孟庭苇,在《青春其实贫瘠,幸亏有她》一文里,韩松落自中学时代从翻录磁带中一听倾心写起,写他买的第一盘磁带是孟庭苇的,写他至今不用查任何资料就能正确写出孟庭苇的生日、本名、第一家签约的公司;读大学在学校广播站工作时,他用自己钟爱的歌手和歌曲“对全校师生发动了袭击”……都是会令粉丝心有戚戚的细节。而到了文末他写:“她甚至回复过我的微博。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她就是那个她……”对着这行字我笑起来——我想,我真的明白那种感觉。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6年10月9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:边强

8

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

